

对山馀墨 清 毛祥麟

◎石每

蜀郡石生名每，弱冠游痒，丰神秀逸，以父母早世，自幼随大母，依伯父履吉。吉尝贩楚，富有金而艰于嗣，以故夫妇爱每胜己出，寻常不令出庭户。时届清明，随一仆至坟园拜扫。焚帛既毕，散步村郊，去墓二三里，得一溪。溪西有小庵，桃花出短墙，色艳殊常，遂度平桥，绕溪行百余步，见庵门半启，上悬朱额曰“朝云”。入则惟一老僧趺坐，喃喃诵佛号，见客不款接。庵虽小，而结构颇幽洁。庵后小圃，遍植绛桃，花发正繁，周围槿篱，篱外清潭镜澄，柳阴蔽日。生喜幽僻，近溪小立。瞥见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启，一绝代女郎款步而出，衣装澹雅，瞥入花丛。顷见手执梨花一枝，盈盈微笑，冉冉入门。人面花光相掩映，生不觉神摇意夺，痴立久之。未几，日暝烟凝，双扉恨锁，方怏怏间，仆适寻踪至，遂相与返。生归，意恋殊切，思就兰若下榻，冀得再睹芳颜，乃请于大母，遂假僧舍读书。居旬余，恰无所遇，因问僧隔溪双扉常扃者谁氏。僧曰：“甘姓。”问“家有何人”，曰：“夫妇力耕自给，闻近有寄居者，不知为谁？”又问：“过溪有迳否？”曰：“沿溪而西，有小桥可通。”一日生晨起，复至后院遥望隔溪有女，背坐帘下浣衣。视之，正前所见丽人也，喜极，竟忘顾忌，绕溪疾走，直达甘庭。女闻履声，瞠目回顾，无决缩状。生睨之，面麻鬓秃，蠢然一物也。即欲返步，女曰：“汝来此何事？”生局促无词，曰：“宅上非甘姓耶？”女曰：“我家无姓。”生曰：“误矣！”急趋而出，不禁自笑。即题诗僧舍云：“草色遥怜绿正肥，桃花门巷是耶非。等闲已识东风面，万斛春愁付钓矶。”遂辞僧而返。明春，履吉五十初度，戚党咸集。生有姨母适秦氏，为里中富室，亦来拜祝，仆从如云。至晚，设席内室，灯烛辉映，女客次第坐。生入内窥探，见秦背后立一侍婢，绝美。细视之，又似昔日折花女，始悟固有其人，前所晤者，殆非耳。更深入散，生潜身入谒，秦呼之入，旁坐叙话。生见女俯首侧立，眸矚不转。秦觉之，笑曰：“甥好此女乎？固有眼。婢本楚产，以父死鬻身来我家，将三载矣。今年十四五耳，其性格体态，在侍婢中固不易得。然有一短。”手揭其裙幅示生曰：“惜乎底下莲瓣如蕉叶耳。且有暗疾，衣葛时，腋臊胜兰麝也。”言罢掩口笑。生闻，乃又怅然失望。未几，川楚教匪作乱，官军四集，徐逆就俘。先当履吉贩楚时，曾与徐族侄同伙，归后亦通音问，至是以索余党波及，庭鞫无可辩，狱成，吉坐远配。去后，生奉大母命往探。一日薄暮行山谷中无宿所，心惴惴。遥望林外隐起炊烟，疾趋之，得一小村落，舍宇无多，咸依山麓。适见一媪汲水溪边，生即进揖，以情告，愿乞一席地，得免露宿，当有薄酬。媪曰：“我家无男子，未便留客。”生曰：“乱山合沓，绝无行人。倘非老母

垂怜，惧为虎狼所食。”媼停睇熟视曰：“郎君得非石家小秀才乎？”生讶曰：“是固然矣，不知老母何由相识。”媼曰：“老妇本楚人，昔以探亲入川，流寓蜀郡乡间。当郎君送学时，偶同二三村姬入城观看，故识之耳。然素闻郎君席丰履厚，日惟闭户读书，未审何由至此？”生曰：“伯父为官事所涉，羁留远地，故特亲往探之。今早匆匆就道，不暇计程，以至迷窜。”媼指临水短扉曰：“此即寒舍。怜君文弱，难忍霜威，室有短榻，可权假一宵耳。”生喜，随之入，则小庭花砌，斗室茅檐，颇觉疏雅。将升堂，见一女子从复室出，虽荆布之饰而光艳射人，见生即翻身入。生以媼在不敢正视，略一斜睇，觉其体态容华，又宛似隔溪人也。坐未定，闻内娇声唤母，媼入。生窃听之，语细不甚了了，惟闻媼曰：“秀才非暴客，留何害？”少顷进晚餐，葵羹蔬味，食颇不恶。既毕，媼携灯导生入左厢，匡床、布被、几椅悉备，生展谢不已。问老母上姓，尊府尚有何人。媼曰：“我家姓巫，先夫谢世已五载。老妇无子，室惟息女，飧飧出十指，惭以告客耳。”语次，闻低声唤茶熟，媼起。旋捧一小盘出，内置紫泥壶，及一小杯。生饮之，味甚甘芳，极口称美。媼曰：“此茶名寿春，畅月萌芽，摘之雨前，诚为山中贵品，出邻家所惠，聊以供客。”生又起谢，媼曰：“山村无更鼓，顷见月已西斜，郎君明日长行，宜早寝。”遂代掩扉而去。生于无意中得遇佳丽，又异其绝似意中人，反复凝思，不能寐。天方曙，即启扉。顷之，媼亦出，供沐进膳，意甚殷。生酬以金，坚却不受，曰：“郎君去途尚远，留以自便。后或有相见日也。”生感谢辞去，越岁始抵戍所。时履吉为披甲奴，蓬首垢面，见生泣曰：“余不幸遭此奇祸，已拚客死异乡。念石氏惟汝一点血，孑身行岩谷，倘为虎狼食，宗祀绝矣。此地非汝久留，宜速归，苦志诗书。若得成名，我死无恨。”乃为乞诸土人，得附木商而返。然自大讼后，门庭萧落。生归时，祖母已物故，室惟伯母，日夜哭泣，双目失明。生设蒙学，岁得数金，仅供个粥。里有邵孝廉者，生同学友也，尝谓生曰：“君无兄弟，今年逾二十，犹未娶，非所以重宗祀。余为君筹之久矣，而苦无其偶。近闻邻有母女避兵来此，女美而贤，君其有意乎？”生曰：“度日尚愁不足，敢言娶室耶？”邵曰：“已为君访明，女操针黹，精巧绝伦，日可得百钱，足自给，无待食于君也，请弗疑。”生犹未应，邵曰：“实告君，已代为纳聘矣。月朔长良，可洒扫室中，我当送新妇至，聊备喜筵为贺，更不烦阁下郇厨也。”生遂告知伯母。如期，邵担酒登堂曰：“新妇至矣！”生曰：“奈无衣冠何？”邵曰：“故人尚有绋袍，未知称体否？”即于袱中出衣一袭，催生速服。顷闻鼓乐声，采舆已至，邵为主理内外事。礼毕，设席堂中，大欢剧饮，入暮辞去。生入见妇，则甚惊异。女曰：“君识妾否？妾家即山中假宿处也。”生曰：“然则朝云庵后隔溪茅舍中折梨花入

板扉者非卿耶？”女曰：“曾有之。君何得见？”生因述前事，并言所遇之屡非，至今未释。女笑曰：“是矣！君自见妾后，凡所遇者妾之姊与妹也。妾同怀姊妹三人，昔年从父入蜀，侨寓甘家，不幸父死异乡，贫无以殓，遂鬻妹于秦氏。姊虽貌陋，体态颇类妾，因失爱于母，遂配甘之养子。独妾自幼读书，解翰墨，最得母怜。又图携妾回里，不意故乡遭乱，道路梗阻，因之暂避山中。嗣闻逆党四窜，将次入山，乃又暂回郡城。前邵孝廉来议婚，母询家世，悉为君，故遂欣诺耳。”生闻始末，深叹遇之奇而缘之有前定也。生自得女为妇，虽处贫而益不改其乐。女勤事女红，舌耕指织，渐得温饱，因遂迎养其母。厥后履吉以遇赦得归，仍事负贩，卒成小康云。

雨苍氏曰：“是耶非耶？神光不定，一误再错，绝妙疑团。究之赤绳暗系，虽处天涯海角，终有欢聚时。但月老如邵孝廉，其撮合处，尤宜买丝绣之，铸金事之，家尸而户祝之。叙次亦乍阴乍阳，离奇尽致。”

◎钱鹤皋

钱鹤皋，故吴越王繆后，累世富厚，祖文，父大伦，皆慷慨好施。鹤皋性豪迈，尊礼，知名士，广结海内侠客，援人之厄，不惜千金，人以豪杰目之。世居邑西南三十余里之王湖桥，与华亭全贾二生为契友。时元顺帝不修政治，耽宫室苑囿之娱，穷舆马珠玉之玩，令四方贡珍奇，运花石，天下扰乱，群雄并起。张士诚据高邮，陷泰州；陈友谅破安庆，攻隆兴；明太祖兵起和阳，渡江取太平路，克金陵，战争遂无虚日。鹤皋谓二生曰：“烽烟遍野，百姓死亡殆尽矣。蒿目时艰，谁能出水火而登衽席？”二生曰：“今封圻大吏，溺于声色，厮养都纨绔。贼氛一动，如以菌受斧，元祚其终于此耳。然四方之兵，或起自绿林，或裹胁成众，皆非定乱才。论东南之众，莫如张与陈。张系白驹场停民，骤得富贵，妄称尊号，陈本沔阳渔人子，贼其主而收其众，此皆李二山童之流，行当白灭。惟江左之师，号令严明，不嗜杀掠，今又东下婺州，或可以图霸业。然起自寒微，恩信未立，聚散未定，新附巢湖之师，渐有逃亡，其所向克捷者，未经劲敌耳。如君好义，名闻远近，能散财聚众，假扶元祚，号令天下，复先业而建非常，在此时矣。”钱惑其言，遂结士诚故将韩复春、施仁济等，招集流亡得万余人。至正丁酉秋，士诚降于元，授太尉，开府平江，保鹤皋为行省右丞。明吴元年，大将军徐达引兵东下，松江知府王立中降，达命荀玉珍守松郡，檄各属验民田，征砖瓦于万城，一郡扰动。钱乘民心思变，坚帑起义，以全贾二生为参议，姚大章为总兵元帅，据上海，自引兵攻府治，用罗德甫为先锋。德甫系钱佃户，有胆力，七战七捷。玉珍弃城走，追杀之，遂据府城，囚华亭知县冯荣，别遣甥韩世德入嘉定，执知州张牵。又令子遵义率小舟数十走苏州，欲与士诚合，以求援兵。适达骁骑指挥葛俊帅师剿

之，遇遵义于涟湖荡，大破之，全军覆没。葛遂由顾浦塘进攻鹤皋，钱军闻炮声，皆骇走。俊笑曰：“乡兵耳。”即麾军入城，鹤皋从北门走，葛追及之，战于横沥。鹤皋受缚，槛送京帅。临刑，白血喷注，明祖异之，恐为厉，因令天下设坛，祭鹤皋等无祀鬼魂。时上海知县祝挺，潜起兵截杀姚大章、罗德甫等，全贾二生自沉于河。鹤皋有妾芸娘、女蕖馨，闻松江破，俱生瘞焉。今王湖桥北有石池湾，云系鹤皋别墅，悉以白石房。大涑庙前有双井，东井谓鹤皋事败，沉兵书战图于此。后尝凭井为祟，犯之辄死，人莫敢汲。明末庙毁，村民以佛像投入，欲压之，而井益灵。其妾女瘞处曰肖娘墩，高数尺，广五丈余，前有荒地二三亩，有石马石亭，下筑地室。道光某年，好事者启穴视之，无碑碣，亦无陈设，遂复闭。蕖馨，字莲仙，美而才，有《点红阁诗》，毁于兵，惟相传其《绝命词》，有“愁听楚歌空有泪，烧残秦火岂怜才。他年蔓草黄沙冢，驿路何人问马嵬”之句。闻后有于瘞所遇女魂，相唱和者，率荒诞不足据。惟全贾二生歿，越四年，其友某遇于郊，忘其已死，相与赋诗，载钱牧斋《列朝诗集》。全生诗云：“几年兵火接天涯，白骨丛中度岁华。杜宇有魂能泣血，邓攸无子可传家。当时自谗辽东豕，今日翻成井底蛙。一片春光谁是主，野花开遍蒺藜沙。”贾生诗云：“漠漠荒郊鸟乱飞，人民城郭叹都非。沙沉枯骨何须葬，血污游魂不得归。麦饭无人作寒食，绋袍有泪哭斜晖。存亡零落皆如此，但恨平生壮志违。”

雨苍氏曰：“草昧时群雄角逐，贤否既未可以成败论。而如蕖馨之负才生瘞，又谁不为之惋惜？其事盖尝见于他说，而比较详审。”

◎伊密之

漂阳伊密之，才气豪上，明季之佳公子也，喜蓄声伎。尝以三千金聘王素云于吴中，色艺为诸姬冠。一日忽有山东傅生，投刺请见，阍人以非素识却之，不得，然后见。既见，不及他语，但曰：“山左傅某，闻公侍姬中有素云者，艳倾宇内，愿一平视。公其许之否乎？”伊逡巡谢曰：“劳君远涉，兹请少休，得徐议。”傅复慷慨言曰：“某数千里徒步而来，无他渎也。公幸许我，诚当少俟，否则，无过留伊。”首肯，傅始就座。时日已暮，即命酒款之。数巡后，灯烛辉映，环佩锵然，侍女十余辈拥素云出见。傅起立，凝睇久之，叹曰：“名不虚也，此来不负。”因即告别。密之坚挽之，傅曰：“得睹倾城，私愿已遂，岂为饮食哉？”不顾径去。伊怏怏如有失，隐识此生非常流。既而曰：“吾何爱一妇人而失国土。”即乘骏马，追及之三十里外，挟以俱归，礼款益厚。一夕引之入曲室，锦绮华褥供张悉备，乃揖傅言曰：“君来虽出无心，此中殆有天意。今吾以素云赠君，此室即洞房，今晚即七夕也。”傅辞以义不可，且嫌夺所爱。伊曰：“君何疑？赠姬事，自古有之。念君力不能致

佳丽，以吾粉黛盈侧，岂少此女？且以君为丈夫，故有是举，乃效书生羞涩忤耶？”语未毕，侍者已导素云出拜，傅惊喜过望。既留逾月，伊又为之治装奁物外更资以数千金。傅归，安然为富人矣。无何，闯寇肆逆，明社遂墟。我国家定鼎燕京，有诬告十旧姓蓄异谋者，密之亦为所陷。犹以平昔之惠，人多为之地，而久匿山泽，昭雪无由。时傅值 朝廷开科，已由大魁历清要，十余年间，家跻宰辅。密之得间，寓书起居。适傅扈蹕出都，素云发书，始知伊尚未死，惊叹流涕，如感心疾。傅归，即谓之曰：“妾幽忧善忘，不知母家安在？”傅曰：“卿岂忘诸乎？若伊密之者非耶”曰：“然则密之又安在？”曰：“痛遭冤祸，家没身亡已久矣！”素云曰：“以君一介寒儒，岂无生人之累？乃得专心向学，坐致通显，此恩谅不忘。设密之而至今在也，将何以报？”曰：“苟及其生而报之身，且不惜他何计焉？”乃以书示傅。傅阅竟，方沉吟间，素云即截发与誓曰：“脱不能报富贵，何为？”傅乃遍谋之朝士，将同申奏，会以告讐者多不实，天子察前十姓枉，傅遂乘间以请，于是密之得蒙恩返里矣。方是时，傅尝迹伊所在，专使邀入都。密之复书峻却，且言：“某昔日之施，君今日之报，前后之事既奇，彼此之心交尽。自兹以往，君为熙朝重臣，某为山林逸士，两无所憾，不再相见也。”傅与素云得书后，俱叹想不置，而时论亦以此益高云。

雨苍氏曰：“一施一报，看似适得其半，而于赠姬事尤奇矣。具此胸襟手段，直欲奴叱石崇。然惟无所为而为，故卒食报于其后，此与查伊璜遇吴六奇事相亚。第论所报，则吴固优于傅。而如伊之峻却所招，其磊落处，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？”

◎栗毓美

栗毓美，山西浑源人，曾官东河总督。居处出入，必携一木主、一赤衣自随。主无名称，但书恩太太。初栗少孤贫，富室某翁相攸得之，招至家，令与子读，同室卧起，两无间然。居数年，将合<片半>。一夕，盗忽杀翁子，栗醒，呼众集视，则室扃如故，无迹可纵，群疑栗。栗既不能辨，翁痛子甚，鸣于官。官亦不能为栗辨，论抵有日矣。女固有才色，同里富人王某，先尝求婚于翁，翁以意属栗，弗之许。至是复请婚，乃始以女妻之。婚数日，王某意甚得，因谓女曰：“若弟殊可惜！余以前绝吾婚，不能无憾，乃以重资募剑客，本欲杀栗，不谓误中乃尔。今幸栗将死法，若又因是得归我，愿已偿矣。奈汝弟何？”女闻殊自若。翌日，婉告归宁，则迳入县署，号陈王某语，求雪栗冤。官即提王鞫之。某以词凿有证，不复能隐，乃出栗于狱。见女公堂，女泣语之曰：“吾所以忍为此者，以君之冤，非吾不能雪也。今既白矣，身已他适，不能复事君。仍归王，则冒杀夫名，何以自立于世？计惟一死为宜耳！”即对栗

自刭。栗感其义，遂苦志力学，致位通显。然以女故，终身虚正室。又以女与己分已绝，而名无可正，因特谓之恩太太，立此木主。奉之赭衣，当时囚服也。杭州许孝廉绿，尝为余言，谓：“遗其女姓，夫栗之德女不忘，宜也。至女以万难代白之冤而卒，能奋不顾身以伸其枉，信所谓奇烈哉！”

雨苍氏曰：“女之事奇不诡正者也。栗固宜祀女矣，而主仅书恩太太则非。盖女于久居甥馆，婚且有期之栗，礼虽未行，分已素定矣。翁以杀子之故，控栗而改妻王某。卒之杀人者，是王非栗，则栗之婚，翁固不愿绝也。且王以图婚之故，欲杀栗而误杀翁子，致以其所疑似者，陷栗而娶女，此固翁父子媚女之仇也。在女虽误委身，然与盗劫何以异？不谓之夫也。夫固有栗在也，而首仇人以雪夫冤，奇在丛陷身于虎穴耳，其事固甚正也。然则女可无死乎？曰此在断是狱者之善为处耳。女惟未达此一间，故言仍归王则冒杀夫名，栗亦有所未达，故谓分已绝而名无可正。我不知其所谓绝者果孰绝之，在栗谅不忍矣。绝自女则栗如路人，既绝分于栗，必将正名于王。夫雪路人之冤，好义者或勉为之，若致夫于法，以雪此路人之冤，则不特无是女也。攘羊之证，有亦安取乎？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，栗之祀女，则是其不书聘室而仅书恩太太则非。”

◎五通神

三吴风俗，信祀淫祠。康熙间，汤文正公抚吴，曾经奏毁。久而禁弛，僧人渐搭房屋，香火复盛，祈祷者又接踵于途矣。道光乙未，江苏按察使裕谦，复毁上方山五通祠，获僧傅德、成镒等，严加惩办，并禁民间如有私奉五通、太母、马公等像者，以左道论，由此始得稍息。闻五通系明祖定鼎分封后，追赠阵亡毅魄，又由将士而思及兵卒，因取五人为伍意，封作五通。以其死无所依，令逢寺庙晏神，必设下筵以享，此五通神之所由也。然兵卒奸淫，乃其生前故智，故死犹扰及民间，特于贞烈之妇，仍不敢崇，所谓邪不胜正也。昆山某氏女，年方及笄，而有姿色。一夕鸣机窗下，五通忽至前求偶。女曰：“妾尚处子，一有玷，误诒终身。西村有某妇，何不求之？”五通曰：“我曾至焉！奈彼心正不可犯。”女怒曰：“彼心正，我独不正耶！”举坐板扑之，应手而灭，亦无后患云。

◎石洞绣鞋记

石洞在终南山秦岭下孽龙据焉，东西绵亘百八十里，洞口高数丈，横广如之，其中黑暗潮湿，人莫敢入。相传唐天宝中某宫主于上林苑作秋迁戏，忽为腥风卷去，四觅无踪。时有樵者采薪山下，隐闻云雾中有女子哭声，适当洞口，似不甚高。掣斧掷之，扑下绣鞋一只。事闻于官，据实备奏，鞋即主所履也。元宗遂命将，将千人，令樵者导至其处伺之。历数日，了无形迹，惟夜间若

有灯二盏悬洞，光射彻天。将乃命军人善射者，发矢射之，光忽散。及旦，即募死士百人，明火执械为前锋，千军后随。入洞见一龙，左目中箭，卧伏不动，其将径前斩之，纵火搜杀洞底余孽，而救宫主出焉。事见《唐说部》。至我朝乾隆三十年夏间，有好事士人，欲穷其际，集勇敢士二十余，深入五六里，杳无所得。再进，恰又见绣鞋一只，而火把已灭，乃相顾惘然而返。

◎某先达

乡先达某公，未遇时，贫无升斗蓄，而嗜酒落拓，不事生产。夫人某氏，有贤德，以纺织给公，每食必留以待，不敢自饱。时或断炊，则置火酒一杯于几，公归见酒便会意，干讷即大步去，以为常。公每深夜未归，夫人登楼望，遥见红灯二盏照一人冉冉来，渐近数十步外，则灯杳而公至矣。夫人知公必贵，心窃喜，尝准此以候门。一夕灯未见而公已叩户，夫人大疑，问公日间作何事？公曰：“无过赌钱吃酒耳。”夫人曰：“非此之谓。意君所为，或有伤于阴鹭者？”公曰：“是无他，惟为相识某代写一转婚书。既非我所说合，且其事既成，不书亦嫁，故代书之，想无害他。”夫人曰：“咄！既云不书亦嫁，书将安用？此事攸关名节，断不可为。其速往毁，迟恐不及。”公如闻棒喝，言下顿悟，即驰往，托言书尚有误，当改。其人出书，公急毁，而纳诸口曰：“我不作此也。”遂返及抵家，而夫人已笑侯门左矣。未几，时当大比。夫人曰：“日往月来，老将至矣，冻馁岂长久计耶？值今槐花复黄，曷不藉以自奋？”公曰：“我亦思之，奈贫竟至此，只求百文，尚难度日，何来多金作考费？”夫人曰：“同袍中或有能挈带者，试谋之。倘少有所需，妾当罄所有，以助公。”因遍探交好，则已俱就道。继至窗友顾某处，知少一仆，因未启行。公曰：“弟亦欲往，奈无盘费。君等欲觅仆从，弟愿稍贴舟金为之执鞭，君能带弟一行乎？”顾曰：“是何言？君本鸿才远器，众所敬服，岂敢屈为隶人？”公曰：“此弟自愿。诸君能周旋，弟已感甚，纵不贱视弟，亦何敢少怠耶？”顾曰：“如君言，同人谅无不允。某日兄早至东门，码头唤某船户可也。”是日，顾即言之同位。众皆骇曰：“某嗜酒好赌，妻孥尚不顾，肯为人服役耶？且彼虽贫，亦士流也，带挈既无此力，若以隶役之，反难免众议，此事万不可。如必与俱，拟各他就。”顾曰：“奈已许何？”一友曰：“另伴亦难，君既约彼某日，我等可先期动身。彼本无资，未与共事，亦难深罪我等也。”众然其议。至期，公仆被出，偏觅顾舟不得。徘徊间，又遇试友下船，公趋问，始知顾与众人已于某日动身，将出关矣。公闻，爽然若失，自叹为贫所困，致人厌弃至此，不如投水以死。继又念囊中尚有钱二缗，系细君物，不知费几许心血乃始穿就，当觅相识寄回，方不负，遂离岸行。不数步，闻有相唤者，乃旧识某，近开粮食店于浦滩者，曰：“先生赴试动身耶？时尚早，盍少

坐？”时公欲以被钱相寄，遂入店。某奉茶而前曰：“今科先生必高中，当预备驾仪，奉扰喜酒。稍顷，即送先生下船，不知船泊何处？”公闻某语，不禁泪落，无一言。某更骇，问公，因述前事。某曰：“先生有志赴考，岂以此阻？奈我力绵，未能独助。姑在此一饭，我当商之同辈，倘得集资赠先生，亦不枉与市井人屈交耳！但不知费应几何？”公曰：“十贯足矣。”饭毕，某即出，公独坐以待。少顷，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归，指公曰：“此即赴考某先生也。”众揖公，怀中各出银钱置桌，曰：“请收会钱。”公问故，某曰：“此皆同业，适为公合一会耳。”公感谢，某曰：“今日不及起行，我作东道主，沽酒饯先生，兼请诸君。”是晚各欢饮尽醉，散时已二鼓。众曰：“夜深矣！我等宜送先生归。”遂同进南关，及过仓前水关桥，前行者忽止。公问故，众曰：“有巨人跨立桥上，不得过。”公乘醉趋上桥，迫视之，其人高与城齐，仰望面目，黑暗中模糊不可辨，跨立桥中，不言不动。公以手拍其腿曰：“汝亦太自便矣，不顾人行走耶？速让。”其人缩左足侧立让公，公方与四人过，则又跨立如故。三人后至，毕是跨下出焉。未几，三人者俱死，始知所遇乃凶神，以公福大，故让之耳。明日，公就道，是科即以高魁获售。明年连捷，成进士，由县令历任显要，有政声。或云：“此即乔润斋（光烈）中丞事也。”

雨苍氏曰：“读至约伴船处，触绪牵愁，正不知涕之何从也？犹幸一战而霸，藉伸寒士眉头。然念古今来始终不遇，受尽腌赞者何限。帐望千秋一洒泪，王处仲唾壶，那不一一击碎耶？至欲以二缙钱寄还细君，毕竟是性情中人，与寻常吃酒赌钱者自别。”

◎傅善祥

傅善祥，金陵女也，幼习文史。年二十余，粤逆陷江宁，逼取民间识字妇女，纳之伪宫，充女箐书，代贱批判。善祥婉媚，合贼意，后遂恃宠而骄，牒箐有不当，辄肆批骂，屡言首事诸酋，狗矢满中，盖极诋其不通也。语侵东贼，贼怒，乃借善祥嗜吸黄烟事，枷号女馆。未几，善祥病，乃以箐呈东贼云：“素蒙厚恩，无以报称，代阅文书，自尽心力。缘欲夜遣睡魔，致干禁令，偶吸烟草，又荷不加死罪。原冀恩释有期，再图后效。詎意染病二旬，瘦骨柴立，似此奄奄待毙，想不能复睹慈颜，谨将某日承赐之金条脱一金，指圈二随表纳还，藉申微意，幸昭鉴焉。”东贼阅箐，遽释其罪，并令闲散养疴，各女馆任意游行无禁。善祥因是得渐愈，亦因是，遂逸去，大索不得。噫，女亦狡狴矣哉！

◎九妹

东逆自傅善祥逸去，伪簿书，无当意者，而于是九妹特闻。九妹姓朱氏

，湖北人，年十九，能诗文，既慧且艳。陷贼后，依伪百长广西某女馆中。某与九妹意甚投，且怜其柔弱，屡辞，不以应选。初贼杀人必假名天父，凿言某事以神其说。至是事微泄，东贼遂作天父下凡状，指出九妹，即传众女官入伪府罗跪。先问九妹曰：“尔识字否？”对曰：“不识。”问：“某百长藏尔否？”则直折之曰：“馆中非我一人，何谓藏？”贼怒，令杖。杖数折，血痕过膝，遂昏绝。又问某百长，对与九妹同。遂令挖目割乳，且剖其心。而后梟首谓是天父意，非此不足以儆众也。九妹拘伪府月余，创稍平，即阴结伪王姬，将以砒石毒东贼。谋泄，遂被杀，同馆九人亦与焉。嗟乎！贼陷十余省，所据妇女，不下数万，如九妹者，能有几哉？至某女，以庇九妹之故殒其躯，则尤士夫之所难也！悲夫！

◎赵碧娘

余尝于客座述九妹事，有多闻见者知，同时又有赵碧娘。赵本良家女，丰姿秀美，年仅十五六，惜未详其籍。初被贼掳，三日不食，与同伴不交一言。或慰之曰：“我辈所以忍死者，图有完聚日耳，幸无自苦，可缓以求脱也。”碧娘颌之，始进食。未几，选入绣馆，乃为贼精制二冠，而阴以秽布作衬，冀以魇之。卒为同馆者讦发，东贼初令杖责，乃取冠裂视，复大怒，令于翌旦点天灯示众。盖以帛裹人身，渍油使透，植高竿倒缚于上，以火燃之也。时碧娘方杖晕桂树下，夜半始醒。醒乃自缢于树，得免惨焚。贼怒无所泄，遂杀守者，及同馆知情不举之数十人。夫碧娘一小女子耳，然其绝意偷生，蓄志杀贼，是固九妹之同志。若善祥之媚贼求脱，不啻霄壤哉！

雨苍氏曰：“三小传钩绹处，意极自然。故虽平平叙来，不立间架，而竟成常山蛇势，言下又自分轩轾。非胸有史才，诸古文体例者，未易臻此。”

◎黄道婆祠

道婆生元时，姓黄氏，邑乌泥泾人，自幼沦落州。闽广多种木棉，亦名吉贝，纺织为布，道婆处其地而得其传。元贞间附海舶归，遂以是业授乡里相仿习，衣被海滨，利赖及他省。未几，道婆卒，州里咸感其功，既共殓葬，且为立祠，置香火于乌泥泾镇，以时祭享。后为火毁，重建者明成化间知县刘琬也。万历时，邑人张之象改建于张家浜。天启六年，方伯张所望，修宁国寺，复移祠于寺西偏，里人遂于县城之梅溪巷，更建以祀，城中纺织者咸于此报赛焉。入国朝，至道光初，巡抚陶公澍因公来沪，拟为重建，且欲广其址以为园囿。先是余祖母家邢氏，有园在城西，后为李氏别业，号“吾园”。峰峦错叠，古木参差，颇惬观尝。内有带锄山馆、红雨楼、潇洒临溪屋、清气轩、绿波池诸胜，至是遂分李园之半以为祠。观察陈公（黻）、邑侯许公（乃大），邀邑中绅士，捐金建祠，越一载而工始竣。大殿三楹，重堂夹室，屋极华美，外

此供祭有庖，燕享有序。殿前建台一座，每岁四月，值道婆诞辰，酬神演剧，妇女云集。自成丰三年，园毁于会匪之乱。今祠宇虽存，而举目荒凉，游人绝迹矣。

雨苍氏曰：“道婆之功，不在西陵氏下。如以利言，则丝贵棉贱，衣被天下，此更攸宜。所愿家收尸祝，百世祀之。”

◎巫覡

吴俗尚鬼，病必延巫，谓之看香头，其人男女皆有之。或谬托双瞳，或捏称鬼附，妄论休咎，武断死生，而于富室婢媼，必预勾结藉之，熟私亲，探琐事，名曰“买春”。设偶有病，或家宅不安，婢媼辄捏造见闻以耸主妇之听，延巫入门，必发其阴事，使人惊为前知，遂妄言病者有何冤孽。或云“男鬼”，或曰“阴人”，凿凿竟如目见。病家倘求禳解，则又揣其肥瘠以索酬劳。其术如赴庙招魂，名曰“叫喜”。所招必在冷僻处，又预通庙祝，多方勒索，必令其家礼拜太母忏，谓即“五通母”，而又非僧道所能礼，惟若辈之伙党能之。问需费若干，则过僧道十倍也。其所最盛行者曰“宣卷”。有“观音卷”、“十五卷”、“灶王卷”诸名目，俚语悉如盲词。若“和卷”，则并女巫搀入。又凡“宣卷”，必俟深更，天明方散，真是鬼蜮行径。其称女巫则曰“师娘”，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，出必肩舆，随多仆妇。次者曰“紫仙”，曰“关亡”，曰“游仙梦”。最下则终日走街头，托捉牙虫，看水碗，扒龟算命为活者。要其诡诈百出，殊难殚述。在富家贵宅，即或浪费金钱，亦尚无害。而平等病家，医药已属不资，乃又质衣典产，供此妖巫，万或病有起色，犹之可耳，倘异时孤寡，因是致难，则为朝夕谋，恐长逝者魂魄亦将赍恨重泉矣！世之甘受其惑而卒不悟者，不诚深可悯哉？

雨苍氏曰：“治淫祠，当如狄梁公；治妖巫，宜法西门豹。”

◎黑白传

吾郡董文敏公，文章书画，冠绝一时，海内望之亦如山斗。徒以名士流风。每束绳检，且以身修为庭。训致其子弟，亦鲜克由礼。仲子祖常，性尤暴戾，干仆陈明，素所信任，因更倚势作威。郡诸生陆绍芬，面黑身硕，颇负气，口微吃，而好议论。家有仆生女绿英，年尚未笄，而有殊色。仲慕之，饵以金，弗许，遂强劫之。陆愤甚，遍告通国，欲与为难。得郡绅出解，陆始勉从。时有好事者戏演《黑白传》小说，其第一回标题白：“白公子夜打陆家庄，黑秀才大闹龙门里。”盖绍芬，人呼陆黑；文敏既号思白，仲又有霸力，人尝以小白名，所居近龙门寺，故云。其诙谐点缀处，颇堪捧腹，哄传一时。文敏闻，怒甚，奈欲治之而无可指名。有范生者，父名廷言，曾任万州刺史，物故已久，惟夫人尚在。当《黑白传》事起，文敏疑范所为，日督其过。范无如

何，因诣城隍庙，矢神自白。乃不数日，而生竟以暴疾卒。范母谓为董氏逼死，率女奴登门詈骂。仲即闭门擒诸妇，褫其袷日衣，备极楚毒，由是人情多不平。范生子启宋，广召同类，诉之公庭，词有“剥搗阴”语。郡守以众怒难犯，姑受其词，而又压于文敏依违瞻徇，案悬不断。众见事无济，遂相率焚公宅。公于白龙潭东北隅建阁曰“护珠时挟侍姬登眺者”，至此亦付一炬。凡衙宇寺院，文敏所题匾额，毁击殆尽，董遂闻之上官。时学使王公（以宁）殊震怒，檄司理吴公（之甲）严鞫。吴守正不挠，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绅落籍，余无所问。其谳词有云：“纵恶而长奸，司地方者，固不敢出，杀人以媚宦，有人心者，又何肯为？”遂大拂上台意，不久，即谢病归。而郡痒掌教胡公（胄），屡梗宪檄，不肯蔓引诸生，因亦挂冠去。于是郡中诸先达，亦不直董。张少宰（鼐）率诸绅致公函于学院，有不宜甘心士类，为一家全胜之局，自是王之气稍沮，而事亦寝矣。万历己未，骆公（沆）督学江苏，案临松郡，唱名至董祖常，遽加诃责云：“即‘剥搗阴’四字，死有余辜，不以案结不深究，姑与大杖二十。”一时人咸称快云。按此事衅生床第，祸延学校，剧于焚劫，致陨多命，或谓“文敏德不胜妖”，或且谓“事出公意，仲承乃翁指”。然如仲者罪已浮于杖矣，所惜吴胡二公，俱以少年科第，甫入宦途，而以保全士类，以致屣敝一官，求之今人可多得乎？

雨苍氏曰：“口笔皆能贾祸，而笔尤甚。然无心与有心自别。此既有意嘲弄，则凡报复处，亦足为文人轻薄者戒。特未知果出范手否？文敏居乡，既乖洽此之常，复鲜义方之训，且以莫须有事，妄生衅端，人以是为名德累，我直谓其不德矣。”

◎群芳榜

华亭石臼铺沈氏，饶于财。有沈浚者，幼孤，母甚姑息。既游痒，益听其以厚贄出入，乃愈放荡。时山阴王季重，秉铎我郡，浚与交甚欢。王与学使李懋芳同乡，自恃前辈负才望，凡有言，无虑不从。值浚就试遗才，王曰：“吾已为子地矣。但于题下明书‘华亭沈浚’四字，当无不取。”沈如其言，李见甚怒，檄府提究。乃挽要人关说多方，仅免笞辱，仍除其名。越数年，改名休文，复入泮，时更狂肆，纵为狹邪。游薄松郡无名姝，出游苏台，日往来平康，品诸色技，作花案。某为状元，某榜眼，某探花，名群芳榜，争前列者率厚贿之。择日迎状元，一郡若狂。按君李森先，廉得其实，飭差密捕，立毙杖下。沈貌寝昵，一目而须长过腹，受杖时，头着于阶，宛转支撑，几致落尽。嗟乎！轻薄子以游荡贾祸，至于破家，甚且殒命，不可为风流自命者鉴欤？

◎田臾传

同治乙丑夏，友人以南邑雨苍朱君所撰《田臾传》一篇示余。是传余虽未

之见，而尝得其说于故友周子荔轩。周与朱居同里，同岁游痒，而皆寒士。岁时相见，每道愁苦。一日周语朱曰：“穷愁之况，经我两人笔舌，亦已尽矣！古称欢愉之言难工。子固多才，其能作一既富贵又寿考之文，为穷措大作，开心符否？”朱笑诺，遂有斯作，周为评点。所谓田舆字同贝者，盖折富贵字以言也。岁己巳，雨苍以事来沪，过余斋谭及是传，云：“系外编三种之一，尚有《怡云吟馆诗》古文稿，合杂俎墨尘等，共若干卷，遭乱尽失，今为没字碑矣。”时余适有《墨余录》之编，既爱斯作又叹其旧稿之尽亡也，爰序其由而代存如左。其文虽极写富贵，而抑塞磊落，实深颠倒贤愚之慨。此皆不平之气，犹客嘲天问于游戏中，寓感喟者也。有识者自能尝之，毋多赘云。

有唐宏农郡王田舆，字同贝，汉武安侯之后也。祖犁，元宗时领千牛卫，父も，以勇闻，安史乱，郭令公召为牙门将，以麻角林功历擢蜀川道节度使。遂家蜀，娶米氏，生舆。生时，米梦神锡异贝千万，故字同贝。舆少不慧，虽读书，尝以富贵我所自有，故不终帙，便弃去。然有口辨，作事敏达，析秋毫，特好游猎，驰逐狗马不少疲。有青城山道士过之，曰：“郎君此亦何乐？余相子福甚厚，顾第数十年富贵耳！如愿弃凡秽者，合得长生术，子欲之乎？”舆自以世家子，方尚豪侈数十年，富贵何不乐，而欲以长生易之乎？乃不语。道士察其意，曰：“使郎君大富贵又登仙，何如？”舆应曰：“苟如是，复何求？”道士曰：“然则子自勉之，斯（已）耳！”遂微笑去。是时舆年及冠，父以其纵，初不喜。母夫人特怜之，乃与も议，欲为舆婚。夫人故陈仓人也，时蜀亦有米氏旧，家禾中。白米仁者，官龙武军长史，以功拜泾原道监察御史，奉册迎上皇来蜀，因亦家焉。夫人言氏无子，生女曰“珠称国色”。米夫人欲之，而难其辞，因托宗谊。时与言往来颇得，乃示意。仁固不欲，曰：“是特田舍家儿耳，何可配珠？”女言曰：“不然。田家郎四体敦崇，头角嶙嶙，他日任重致远，当无出其右。倘必欲王杨卢骆，其人虽才，然自后言之，或非俊物。且彼家既为节度矣，何求全也？”仁于是亦首肯，田遂以黄金千鎰聘焉。禾中米氏，故世贵积资，饱天下，而仁富又甲一族。婚有期，童隶采买四方郡县器物者，趾相错纪。网仆千、侍婢百，皆衣文衣，五人为队。队间其色奩赠计万亿，箱笼多紫檀香楠，雕镂如鬼工。其妆台，盖碧玉也，围以珊瑚阑，杂嵌百宝盘盂等物，多金玉。及期，舆行亲迎礼，既奠雁，米氏出九华云蝶游仙锦步，障施之如复道。然直达田所，障间悉缀珍玩、火齐、木难、琼枝、碧树，光采四溢，明珠瑟瑟。悬障顶如繁星，里许间一夜光，明艳又如月饰，沉香辇为花舆，笙箫沸天，烛泪如雨。道撒金钱结福缘，无数舆过，麝兰香经数月不散。舆于斯时，如堕云也。舆既得米资，益自营运，躬亲秽褻。不数年，陂池田囿膏腴尽蜀水，复得窖金万万，家愈饶。无何，母夫人卒，父亦

继薨，臬自称留后。唐自肃宗后，节度多世擅。代宗八年，遂诏臬实领蜀川节度使。谚曰：“生儿不用识文字，斗鸡走马胜书史。田家舍人年未壮，富贵荣华复谁抗？”又谣其得妇之盛曰：“龙宫娇女嫁尘世，四海宝珠都辇至。”由是中朝贵人，如元载、王缙、鱼朝恩辈，皆愿交臬。魏博节度田承嗣，亦约为兄弟。多藉臬通关节者，馈遗亦日富。初臬意颇，自奉既厚，辄妄谓他人当亦尔。每遇亲，知道愁苦，漫不省作何状，及擅权利，下不能欺贵游子弟。道出蜀川者，臬必盛供帐，玉筋奉饌，金炉注香，别皆有赠。或多于请，悉与周旋，无吝诺。故誉臬者，日形章奏。时国初定，帑藏皆虚，有讽臬输粟千舳贡于朝者，遂授臬朝散大夫上柱国，赐紫金鱼袋。臬表谢，益献钱百余万缗，乃加臬中书令同三品，兼权蜀道盐铁使，知诸榷务东西川租庸大使。先是蜀有碑刻曰：“蜀水清，田氏耕，蜀水浊，田氏熟。”及臬时，蜀水果浊，而田氏日贵显气，蒸蒸如釜。上既权，诸榷务搜羨余，日私万计，宗族宾客，充溢三舍，要皆为臬主会计，不能虚糜廩粟，人亦因得主一事，私毫末奴隶，皆可致富。故亦不愿糜之，惟掌书记平倩泉。臬笺奏皆出其手，因以上宾待，称平先生。先生尝语所知，言臬虽不读书，而遇文士颇有礼，愿见者皆以好语慰遣，谓“若辈利我财耳，既不当其意，复不假以颜色，是取怨也”。人乃愈莫测其涯谄。投诗文为贄者，日数千，臬悉投巨篋中署，以为“醋海”云。平倩泉者，名泉，以母梦濯锦色泉而诞也，美姿容，好读书，工诗古文辞，下笔妙天下，四方士以才子称者，辄曰：“是必平倩泉矣。”臬每言“我视石崇、王恺如奴子耳”，泉则曰：“我岂不能以屈宋作衙官耶？”然泉数奇，连不得志于有司，以是怏怏有又贫，故惟文章自娱。臬迂之，尝邀与饮。泉既失意，亦乐借一杯，曰：“我岂癖于书哉？使心计稍粗，其肯当垆唱‘渭城’乎？”人以此既惜泉之多才不偶，而益慕臬之富贵也。时臬年已壮，珠从夫贵，亦封蜀国夫人。夫人固知书，工诗，作簪花小楷尤妙，居禾中才女，名噪戚里。既归臬，乃不复作韵语。臬多内宠，而夫人待妾媵尤和，第夫人自有林下风，虽富贵不屑道。而臬每矜之，尝以一册不夫人，计开珊瑚、翡翠、玛瑙、水晶、象牙等器三千余件，龙脑香五十余两，麝脐百二十两，沉檀各数十担，空青九枚，明珠五十余斛，大理石屏五十座，床几各百，杂嵌宝床百七十，珠灯千，珍镶箏琶乐器二百余件，辰砂五百斤，紫矿千余镒，白矿三千余镒，赤金腰带及杯盘等，刻花者千七百件，素者千三百有奇，羊脂玉屏风及玉带、玉山、玉琴、玉人、玉斗、玉树、玉瓶二千五百余件，祖母绿佛像九，通天犀带三，黑貂元狐、银鼠、金雀等裘合二三百件，绮罗绫锦织金朱缎合千余束，火浣布百余尺，黄金錠九十余万两，白金錠三千八百余万两，碎金银八十柜，参蓍共九百余斤，理中丸亦四百斤，厨中黄雀乍百二十瓮，他物俱称是。臬每季必造一册

，权出入课盈虚。此新造者，而夫人殊不为意，曰：“以君为俗诚不诬。妾奁中亦有籍，君欲观乎？”臾曰：“诺。”夫人逆知臾所好，惟此金玉锦绣也，因不与较，特取一云锦回文边，金丝细阑白地光明绢手卷与臾。开卷则载古铜龙耳等鼎，狮象宝鸭等垆，大小各数件，蛇纹古琴十余张，古砚二十余方，钟王怀素褚虞等墨迹，及小李将军、吴道子等清秘诸名画，各数十轴，楷隶经史子集书八千六百三十五卷。臾阅未半，即笑不止。曰：“夫人误矣！夫人合偶平倩泉，不合与田臾字同贝者偶也。”夫人曰：“平倩泉如何？”曰：“平先生酷嗜此，我以为不可衣食，尝目为。不谓堂堂蜀国夫人乃亦尔，我故戏言耳。”夫人微愠，继亦笑，即掩卷，呼侍婢取内闺第十一房钥，至则偕臾入。婢请所向，夫人曰：“既入宝山，何地非宝？”信手开一香楠厨，内有牙牌，检视之，所载若龙绡衣也，紫丝帐也，却尘褥也，辟寒犀游仙枕、照病镜也，占雨石、凤首木、龙角钗也，灵光豆、上清珠、香玉辟邪七宝砚炉也。杯有自暖，鼎号常燃，以及醒醉之草，瑞华之炭，迎凉之扇，暖玉之鞍，凡诸珍异，光焕一室，其物各具种种灵异，或能颠倒炎凉。厨侧有悬璃屏风一，上刻仙山楼阁，古美女二十四，有磬旁缀，非玉非金。击之，自成仙音，屏上美人遂下屏歌舞也。臾至是舌桥不能下，夫人乃笑曰：“田舍人，我岂妄哉？今竟何如？”臾摄衣谢，乃不轻自炫耀，而臾富贵名益，藉藉人口闻于天下。臾有园，内外各一。外曰“延禧”，花水秀擢，山水清雅，亭台轩观，位置亦妥帖。陈设虽富，犹不失之俚，以泉尝安砚于中，时为臾润色。臾又特以是娱宾客，故不措意。其内园曰“汇芳”者，则穷极华美，为臾晏游所。有水仙观，凡五楹，楹三层，以沉檀为梁栋，金宾为户牖。四周有池，砌以文石，池中青莲花皆异品，冬夏不凋，香闻数里。或饰绫锦为凫雁，每乱真。观中，织珠为帘，刻玉为几，下铺锦茵，上幂绣帐，四壁雕香木为花槁，梯级二十四，以五色漆描花鸟人物。登最上层，可尽内外园胜。观筑青石为基，缭以红阑，阑外跨九曲石桥二，蜿蜒如虹。两岸植梅梨桃柳之属，枝叶披拂，下系木兰小舟四。其南有听事五，与观相对，时令女优演《长生殿》诸剧也。周翼以十二院处姬人，虽参差错列，而有曲廓通往来。其于水仙观，若星之拱斗。观后群房三十六，处侍婢，上有阁道东西通，一迤迤可达外园，一近蜀国正寝。园尚有温泉二。其一天成；其一乃坎埋硫磺为之，臾尝与群姬浴其中。蜀故有野蚕茧，亦可为衣。臾令人织成小方幅，供后房厕纸，岁亦费金巨万，其奢侈类如此。然臾性特异，虽好狗马声伎，而鉴别往往出意外。尝得一马，虽骏，要非绝尘物，而臾爱惜过常驹。又以三千金购一姬，樊姓，小字莹，貌亦常人，特善修饰，矣光眇视，多媚辞荡态，复解歌舞，能为靡靡音。实则后房之色如是者，不数也，而臾独宠之甚。当田承嗣与薛嵩构难，欲倚臾为援也，曾馈臾名马

二，曰“神智驄”，曰“如意驹”，皆超卓，志在千里。而臾殊未之奇。美女二，曰“春燕”，曰“秋鸿”，吹气胜兰，光艳如朝霞映雪，虽夫人亦以为不及，且通书史，故夫人绝爱怜之。赐春燕红玉古杯一，晋永和翡翠盘一，秋鸿则汉五凤年黄玉水注一，宾国铜龙笛一，而臾待之殊落落。不三年，二姬继殁，其马亦以驾盐车过九折坂坠死，人以是服臾谓“有先见”。独夫人尤之曰：“君为节度，军府事重，兹过虽细，然脱颠倒人物尽如此，即不为国计；独不为身家地乎？”臾唯唯。盖臾为人虽稍愎，然能别轻重，言有切于利害者不敢非也。德宗建中三年冬十二月，李希烈叛王，武俊、田悦等应之。悦故臾之宗也。时有下舍客进曰：“公且赤族矣，犹洋洋如平时乎？”臾惊，屏人问故。客曰：“公第以门阴得官，虽尝纳粟献钱，要无大功于朝。今藩镇多事，而宗人悦又称魏王，公即不登叛党，朝廷必且疑，疑则殆矣。又公所交元载辈，皆已败，少声援，倘不乘时自结于天子，公犹能以富贵自雄乎？”臾心动，入商于夫人。夫人曰：“固也，妾亦虑之矣。”曰：“将奈何？”曰：“是非妾所知也。第客既能为是言，必有奇计，然非多予之金，恣其所使，亦不能成事。又平先生虽以文士自居，其人实有经济才。君藩畿庶政，颇井井者，平所佐也。然则君第如客教，并屈平先生副之蔑，不济矣。”臾意决，乃先见平，告之故。出遂揖客而言曰：“客来前。客能为是言，诚奇人，必能济我事。然意客必非赤手可为也。吾已具金八十篋，珠宝二囊，任客所用，吾当更请平先生副行。”客闻，意若甚诧，即大言曰：“孰谓而公碌碌哉？遇大利害，须臾决策，微特慷慨，乃尔其部署又若素定，虽然，其言殊不似公。”臾不得已以夫人告，客乃顿首曰：“夫人知我，敢不为女留候效命。”趣束装，遂偕平先生疾挟多金驰去。去后数月无耗。明年，朱泚据长安，德宗奔奉天，客益杳然。继西平王李晟复京师，诸逆或反正，或授首，朝廷方录人过失。初以天下乱，臾又承客指，闭关自阻，故蜀文报缺如。至是始有所闻，日惴惴。贞元二年冬，朝命忽下，诏曰：“咨尔田臾，远居蜀道，时贡厥诚。值国家多难，尔独不惮驰驱，四年中，三诣阙廷，除表献金谷数百万外，复佐西平王军夙夜殚瘁，屡成大勋。如斯忠勤，殆无以过，使藩镇尽如卿，朕复何忧？今特进尔爵为宏农郡王，加太尉，赐铁券，食封万六千户，班次于西平王。妻米氏，诰封宏农郡君。长子芳，尚瑞昌公主，世袭公爵。次子荫，尚安昌公主，兼神策行营节度。长女瑜，册为皇太子正妃，以明年来国，用示朕赏功酬庸之至意。河山不改，盟誓永新，尔尚敬承朕命毋忽。”臾受诏，极错愕，而又不可问诏。使去，臾方令人作谢表，忽报平先生偕客至。臾喜，倒屣迎之，各道故，始悟皆二人所为。初，客挟多金贾湘湖间，不半年，获利甚巨。平先生则疾走京师，为臾书，谒卢相杞，献金珠。时朝廷果有疑臾者，藉是得无恐，客复

求一貌似田叟者，偕平先生教之礼容，及叟家世。兴元二年，自贾所假田旗帜印信，输粟六十万斛，贡行在，并挟伪叟觐王。上喜，温谕慰遣，乃悉馈朝士之居要地者，退益为贾。贞元二年秋，伪叟又入朝，表献钱二百万缗，征衣二十万件，平先生复为疏，陈时政得失，又为书致考功郎陆贽，贽深善之。三年春，客觐知逆势已蹙，则尽所有助上劳军平，又为伪叟表请赴李晟营自效。贽赞之，乃特诏叟参李晟军。不数月，复长安。复佐讨李怀光，亦平之，实皆平与客能左右叟也。伪叟者，本无赖，事既成，多所要挟，觊非分，尝醉后妄言。客恐，平乃上表请归藩，得旨疾行。至半途，乃扼杀伪叟。其事故得终秘，旋有宏农王之诏也。叟至是始大喜过望，乃宴二人。酒半，且谢且拜曰：“微二君，家已破矣，何王之有？今请与二君为兄弟，富贵共之。”客大笑，掖叟起，沥酒言曰：“公休矣！如公言亦大佳，顾念千百万金在手，脱欲富贵，盍自取？今事定请功，吾二人固应受上赏，然非君夫人赞成，信而不疑，则亦无能为。且吾二人处公门下久，公于仆曳未尝有少恩。平日贵游何在？及事急，独一书记与一下舍客出奇，冒险为君立大功者，亦以世人多肉眼，欲令知贫贱中固有奇士。又谬承贤夫人知，故不敢不效力耳！犹幸不辱命。自今伊始，如仆等者，愿明公少加意，则幸矣，无以富贵为也。”叟闻，大愧悔，乃不有意气，而客与平先生皆酣饮尽醉。叟既肃客寝，即以客言入告夫人。夫人曰：“信顾有客如是，固非君所识也。且客将行矣，当尽心于平先生，先生有母必不偕。”及旦，叟迓客，客果逝。平先生方徘徊间，叟即前揖曰：“客与先生皆人杰，叟始识矣！客今虽去，幸先生留，仆即不敢以粪土污君。顾君尚有母夫人在，欲安之？”平憬然，起握叟手曰：“公言何忽，曲中如是，乃居宾馆如故。”叟敬礼亦益，至年余其母卒，叟为营葬极厚。平乃挈一子托叟，遂入青城山不知所终。自是叟安富尊荣者。又十年，适五十初度，上赐予甚渥，并诏公卿欲为王寿者，皆许诣蜀川。叟子女既与天子为姻家，尚有四子，其一亦为君郡马，一娶郭令公幼孙，一为西平王婿，三女皆配显僚。是日，麟袍队灿，象笏床盈，麾下将校，皆锦衣执戟，门建旗旄，堂罗钟鼓，威仪之盛无以复加，车马之声百里不绝。及酒阑，叟方秉烛，检阅诸屏轴。五采辉耀间，忽闻歌起，曰：“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曾几时。不见至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。”此《水调歌》，李峤作。明皇幸蜀时，叹为真才子，时适优人，肄业及之。叟闻大不惬，乃颇忆青城山道士言，间语夫人。夫人笑曰：“君于此事终五分，第领现在之富贵可耳。”后月余，前道士忽至，容貌如旧。笑曰：“祝寿来迟，幸勿罪。别来忽忽，近知君颇念我，大不易。”叟即叩问长生术。道士曰：“晚矣。”乃出丹丸五十颗赠叟曰：“自此岁服一丸，丸尽，君亦百岁矣。人苦不自足，使人尽如君，神仙亦不足慕也。平先

生与客皆无恙，嘱寄声。”言讫，即不见。臾自得丸，既富贵，又寿考，以功名终。子孙至孟蜀时，犹贵其所居。因藏富久，梁栋为金银气所蒸，皆作绀碧色云。

唐史臣曰：“富贵之于人甚矣哉！臾承门荫，席米资，功业都假人手。初以金谷易节旄，身润脂膏，如贾三倍，斯已奇矣！忽膺茅土，班侪郭李，下人主一等，是虽客之力，独非臾之福哉？而尤异其得贤夫人为内助也。世不乏王侯将相，要非安坐可致，兹既尽富极贵矣，而又兼秦皇汉武之所难，佚乐百年，则如臾者神仙且慕之矣。臾复何慕哉？平先生辈，虽才，然非挟多金，亦难成事，因慨世之贤豪者流，纵饱诗书，饫仁义，而一无凭藉，终将徒手呼贫，贫益信势位富厚之不可忽也。有如此，虽然臾尝言富贵自有，知所成就，皆其本然，不能有二。矧凡富贵利达，时至乃来耳。士当伏处时，不贫且贱，无以厉志，于以见二人之为臾谋者不过借以见长，而其不自取者，非僮敝履视之也，盖直安于义命矣！客言贫贱中有奇士，洵然哉！洵然哉！”

雨苍氏曰：“是余十五年前旧稿也。自遭寇乱，篋藏楮墨，业皆荡为冷风，飘为雨，此如死灰复然矣。原稿尚有浙友洪君子安骈体序文，及同人题评，兹皆佚去，良可惜焉。至传所由成，已得毛丈序悉，特不意区区篇牒。而若存若亡，忽离忽合，兹竟得登梨枣，异于覆酱烧薪。是虽缘有前定，或亦由金银气旺，藉致笔墨灵长耶？马齿日增，豹雾未散，附志数言，弥深慨想云。”

◎雪儿

维扬诸生童韞华家贫授徒，岁得馆谷十余金，炊常断。妻苏氏，以针黹佐升合，年五十无子，仅生一女，性极敏慧，体致娴逸。生时，天适大雪，因名雪儿，父母爱之如珍。雪儿春夏依母习刺绣，秋冬从父读书，七岁背诵《毛诗》若流，常于灯下为人写佛经百页，字迹秀润，纸白如粉，墨光灿然，终篇无一点错。父以韵语教之，辄解。尝赋《春草》云：“萌芽初出带朝烟，恩受东皇转自怜。记得枯根风雪里，不图新绿有今年。”父见之，曰：“此女必备历艰苦而得晚成者。”道光初，江南饥，斗米千钱，童衣食常不给。无何，夫妇相继卒，雪儿号恸不食。邻里怜其孝，咸愿措金，为之成殓，雪儿许鬻身以偿。时适开封王伯凯孝廉客其地，见而悯之，赠以二十金。既殓，愿从为奴。孝廉鉴其诚，遂携以归。雪儿侍孝廉夫妇，承顺颜色，阅数年如一日，王夫妇爱如己出，勿以侍婢待也。王有妹婿姜南甫，设帐邻邑，值中秋旋里，晨访孝廉。入书室，检得孝廉近作《古乐府》数十篇，反复默诵。忽见窗外树枝摇动，有人攀折庭桂于上，半吊窗中，瞥见臂莹如玉，因于窗隙窥之。见一十五六女郎，衣白罗点梅大袖衫，月蓝湖绉斗纹百叠裙，丰姿绰约，眉目如画。因思舅家无闺秀，此女为谁？久之，曰：“是矣！闻伯凯曩客维扬得一婢，才色双

绝，必此是也。”南甫归述所见于夫人。夫人曰：“穴隙相窥，此岂端士之所为哉？”南甫唯唯谢过。夫人微笑曰：“虽然，此女可人，我见犹怜，无怪君之不释也。若得渠侍左右，亦大佳事。君欲之乎？”南甫欣然离座曰：“不敢请耳。固所愿也，奈无投符之术何？”夫人曰：“兄尝谓此儿慧由天悟，受书过目能诵，作诗虽浅近，而能自在流出，及门诸子，竟无其匹。我已收为女弟子。他日，当于一联佳句中觅配，不羨王谢门墙徐公双壁也。兄言既如是，今当以诗为介。倘怜柳下之吟，在兄当不惜一侍婢耳。”乃代南甫作诗贻兄，云：“窗前草满绿无垠，案有图书点缀新。修到蛾眉称弟子，不妨风味是清贫。”“名花虽艳不轻红，宛转吹嘘仗化工，酿出人间好颜色，才知珍惜有春风。”“嫩枝犹在晓烟中，莫任飘零作断蓬。恰喜海棠梅未聘，何当称向好帘栊。”“名场犹待十年争，红袖添香愿未成。诗婢郑家如可赠，也持尊酒拜门生。”王得诗，即以雪儿赠。后生二子，皆英俊，弱冠游庠。或谓一已登贤书云。此余昔闻之孙紫轩少常者，近阅淮山棣华园主人《闺秀诗评》，亦辑其诗。惟《春草》一首，集中另载为香山童氏女作，殆一而二者也。

雨苍氏曰：“欲于一联诗中觅配，命题本佳，又难得彼姝工吟，且肯为婿捉刀，是固胜缘雅事也。妒姜者，方谓何物，南甫得坐享艳福如此，而不知此即天所以报雪儿耳。温林氏有燕支虎在，虽得婿怜，庸有济乎？”

◎温林氏

温司敬，粤之龙门县人，娶同里林贵女。结婚才数月，适贵有疾，妻请归探，司敬送行。至中途，弟司礼疾趋至，言母忽眩晕，命兄送嫂归后，无少留。司敬曰：“母患，我当归，弟可代送一程。”司礼送五里许，林氏曰：“妾家不数里矣，无劳叔相从也。”司礼遂归。数日后，林忽遣人来，言当日订归未至，故特相迎。途见女尸，衣履识为林女，而无首可辨。温闻亦骇，惟言妇已送归。其人返报林，林即以婿杀女事控县，邑令某拘温堂讯，则以林氏见杀于途，除司礼无可求，乃加严刑。司礼不胜其楚，遂以逼嫂非礼，不从，故杀，自诬服。其首殆为虎狼所食，无从查觅。邑令据所供，其狱遂定，将详宪矣。幕友某，素以精细称，阅卷大疑，亲至乡访之。闻有无赖麻子成者，于林氏被杀日，即不知所踪，归告令曰：“此案必获麻子成，始能根究。人命重情，万勿草草定拟，无论凶身漏网，死者含冤。倘于别案究出，恐君亦难保此位也。”令是其言，即差干役四出，密拿麻子成到案，一讯而服。盖其妻马氏，素忤成，因欲杀之。是日薄暮，途遇林氏独行，见其身材、年岁与伊妻相若，遂拉林氏归而杀其妻，衣以林氏之衣，匿其首，而抛尸于途，即挟林氏以遁。审明后，乃置麻于法，释司礼，而女仍归温焉。然此平反，实赖幕友之力，惜未详其姓氏云。

雨苍氏曰：“苟非幕友细心，便成冤狱，乃知人命至重，坐堂皇者，必慎之又慎。闻近主刑席者，或泥好生之说，故于命案之来，虽明获凶身，而亦从轻开脱。抑思生者救矣，其如死者乎？鄙意但使法持其平，罪拟于当，如麻子成者，彼自死于法而无我怨也，尚愿佐治者三思之。”

◎某公子巨鹿某公，官总宪，有权势。公子某，好蓄姬妾，干仆四出觅佳丽，恒昼见而宵劫。人畏其势，不敢讼，讼亦不直，于是人咸相戒。凡妇女勿倚间，闻公子出，虽中年妇亦必掩扉避。尝有外来卜者，赁居尼庵，携一女，年未笄，有殊色。一日公子涉兰若，见女悦之。谓尼曰：“卜者女，可使入府，当予以金。不然，毁汝庵，鞭汝死。”尼唯唯。公子去，尼以告卜者。卜者曰：“我女岂为人婢妾哉？”尼曰：“汝女得侍公子，即贵矣。”卜者不答。尼又曰：“汝身无羽翼，既来此，虽欲不从，其能脱乎？”卜者厉声曰：“伊父为官，当知律法，敢强夺民间女子耶？”尼曰：“必不欲，无遗后悔。”即使人白公子。公子命健仆二十，骤来劫女。卜者出阻，群仆鞭交下，风卷云驰，霎时劫去。卜者蹶然从地起，顿足詈曰：“莫谓而公无务也，必与我为仇，定有以报。”遂去。明年春，公子初度日，宾客云集。筵宴方张，阍者进报，有髯丈夫，自称湖海客，探知公子诞辰，特来祝嘏。公子即命入。客仪容甚伟，皂衣广袖，青绢蒙首。入，步至庭，后随二童子，年皆十五六，各负一剑。最后一垂髫女，姿容绝丽，衣枣花紧袖碧罗衫，浅红吴绫裤，微露紫绡履，细小若菱角，腰围绣带，下垂过膝，手提一筐，内盛绛桃已满。客向上长揖曰：“适从海外来，采得此桃，特为公子上寿。”时在二月初旬，桃尚未花，众皆称异，分食之，味甚甘美，真异种也。而公子见进桃女艳，又不禁神移心荡，私念江湖女耳，饵以金，谅无不谐。否则，俟其去而要于途，亦几上肉也。因问客曰：“此女与汝何称？”曰：“小女子也。”问何名，曰：“女子名，何必上闻贵客。”问年几何？客亦不答。顾左右曰：“来有时矣，何不赐饮饌。”公子遂命设席于庭。客南向坐，二童子东西，女下坐，恣意饮啖，旁若无人。食毕，复请曰：“醉饱矣，尚乞一席之地，宵宿于此，旦即行也。”公于令设卧榻于中门内。顷之，宾朋尽散，公子入室。将寝矣，忽焉有声如风，门环响处，扉已洞开，二童瞥然若惊燕入室，挟公子挟行。有二侍女欲随，一童以指按其肩曰：“止！”则皆呆立不动。公子至外厅，见烛光下，髯客高坐，目慑公子言曰：“余本越人，幼学剑于太华山，术既成，即遨游海内，专理人间不平事。今闻汝父子恶稔已极，特来除之。”公子震恐，伏地乞命，不敢仰视。一童前请曰：“杀耶？抑剜诸？”客曰：“伊父贪虐，不久当伏法。渠虽淫，罪犹不至是，去其淫具可矣！”童应声挥剑，裤破，血溅满地。公子既闷绝，遂不省以后事。厥明，日已高，府内外犹寂，邻里迹见其异，以

闻于官。验时，除救治公子外，而阖府男女百余人，或立、或坐、或跪、或卧，皆瞠目不语，如木偶然。方骇异间，一吏见厅案上有字，大书曰：“公子不法，本当杀却。今姑从宽，去势留命。”另行书“婢仆肢废，饮木瓜酒可疗”，乃如所言治之，则皆愈。检点府中，不少一人一物，惟卜者女不知下落矣。公子卧病年余，姑能步履。未几，总宪坐行赋免，田园皆籍没，愧愤而死。公子至无立锥地，栖僧寺以终云。

雨苍氏曰：“足为豪华子弟，逞情渔色者鉴。而某公之纵子为非，恰已不言自喻。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，苟非亲师谕教，加倍谨严，鲜有不败。髯翁自是侠客，卜者见首不见尾，其踪亦殊矫诡。而叙诸人身分处，自能曲肖故佳。”

◎平原闻诗记

己酉客山左，岁暮南旋，便道访蒋子廉农部于平原。蒋有别墅，去城五六里，为堂三楹，颜曰“余野山庄”。堂之阳，叠石为山，左有流泉，游鱼可鉴。堂后为锄经轩，东向面圃，北窗临溪，溪外花木幽深，尚多隙地。虽小小结构，而精雅可爱。时余下榻轩中，初未过溪一步，意山庄景物无足观也。一日出门，日暝返寓，适主人以佳酿来馈。试之觉色香味三者皆美，乃勉尽数斟，而玉山颓矣，遂和衣假寐。比醒，则更漏寂然，一灯欲灭，小奚蚤入睡乡。时见西窗凉月，皓然入室，遂启户步月，环溪而行。觉霜寒风峭，清光逼人，及由溪北，复折而东，则草深没径，迥异恒蹊。又行百余步，短垣绕焉。其旁板扉虚掩，门内竹树萧疏，泉石幽淡，若别有院落在。方徘徊间，遥望林密处，隐隐有火光如豆。姑即之，则槿篱曲水，茅屋数间。既近，复闻吟唔声出自绿窗，因遂抠衣细步，于窗隙处窥。见湘帘几，室无织尘，窗前案上，供白玉瓶一，高尺许，内插梅蕊一枝。琴书笔砚，位置妥帖。一丽人，年三十许，支颐坐灯下，腕白如藕。旁坐一女子，发仅覆额，眉目如画，谓丽人曰：“日间阿娟遣婢来，索探梅诗，姊和之否？”丽人曰：“谁耐烦为此。”女子曰：“阿全诗‘妆拟飞琼怜缟素，怀如弄玉谢喧哗。依耽鹿鞠郎沾酒，君爱龙团妾点茶’，二姊尝诵之，固佳耶！”丽人曰：“无雅正之音，少醇和之味，安得云佳？”女子曰：“阿娟《咏秋海棠》，有‘绿珠泪渍倾楼日，碧玉愁添未嫁时’，《感事》云‘钗头风月鸳鸯梦，镜里姻缘断续丝’，其语似非佳讖，姊其然否？”丽人曰：“吟咏本非闺中事。脱逢花晨月夕，对景一吟，意惟清丽如朝烟夕霞，别具一种淡荡可人之致，斯亦已耳。若霞思云想，刻意经营，反失闺人体度。大率深闺弱质，但取性灵，不求学力，岂如诗人刻苦，磨切三唐，搦管咿唔，终朝面壁，必求至工而后已哉？又见近之闺秀，读得几首五七言诗，便谓解吟，又岂有风人标致？果若是之易，易哉！昨阅芸儿所作

，有‘翻诗抛午绣，对月废宵眠。卖花深苍屐，罢钓夕阳船’，似此言情写景，语颇轻倩，庶几近焉。”言未绝，忽闻屋后启扉声，恐有人出，余即取径归寝。及晓，农部已为余觅得南归伴，命与来接。匆匆入城，不暇理宵来事。及因谈次，余询主人庄东繚垣外，通谁氏宅。主人曰：“庄本有墙，墙外居民，仅二三家，皆务农业。子何问为？”余乃述所见。主人讶曰：“岂有是哉？山庄荒僻，从未闻有能诗女子，君所见非鬼即狐，不为所祟，幸矣！”余闻言，不禁肌为之栗，因迫于行程，未及与主人一探踪迹，怀疑至今，犹为怅怅。

雨苍氏曰：“儿女子小窗琐语，其情景煞已可会。矧是娓娓谈诗，是无论非鬼即狐，而我闻如是，正可作是观耳。叙次历历入情，蒲留仙不能专美。”